

乔木寨老叶

周军

去老叶家的时候，是下午三点多，阳光正好。山路盘旋而上，下面的乔木寨村渐行渐远，慢慢就进入了大山深处。按老叶发来的定位，我开着手机上的导航，它把我们引向一条标成虚线的道路。通常，这意味着路不一定能通向终点，需要步行，或者干脆就没有成形的道路。

但我对老叶有信心。之前在梔子花岛上，我们聊得很好，我说要带朋友去他家吃个饭，他很干脆就答应了；我说要个手机定位，也很快就发来了。这样的男人，果断、靠谱、学习能力强，我没理由担心，只管去就是了。山道不宽，标准的3.5米硬化路面，只容一辆车前行；拐弯很多，不过很好走，基本都是打一把方向就能过去。导航画面突然跳转，显示已经到达的时候，车正好停在一排房子前面的斜坡上。这里信号不好，我想再上网确认一下位置都办不到。但这就是老叶的家了，一点儿也没错，他就站在家门口，等着我们的到来。

老叶是乔木寨村叶家组的村民组长，他的家在山里韩家冲最高处。这里已是两县交界，再往前走，就到了隔壁潜山市水吼镇的地面。采茶时节，叶家组的人会到邻县帮忙摘茶，潜山的人也会过来收购这里的鲜叶，拿回去加工成他们的新茶。住在山里的人，对县境、边界没有什么概念，只要路修通了，不就是隔壁邻居么？

老叶的母亲，早在1999年就去世了。14年前，他带着分家后归他赡养的老父亲和妻儿，来这里建起了两层的平顶楼房，每层三间，二楼阳台和楼顶的露台，都有罗马柱样式的栏杆，现在看着还很洋气。山里人家，建房是一辈子的大事，通常都要向亲朋好友借钱才能办到。老叶家建房时欠下的债，靠他自己种茶、种茯苓、养猪，六年后终于还清了。山里这片宅基地还算平阔，到了前年，老叶的两个堂弟也到他家旁边建起新房，老叶这才有了邻居。新房也是面阔三间，中间大厅直接通到二楼天花，是老叶和两个堂弟家共用的祖堂，一左一右就是两个堂弟的家。

挣钱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十几年前，老叶最多养过十头猪，一头猪出栏能卖两千多块，但刨去买猪仔和饲料的钱，再加上几十亩老茶园的收入，老叶家一年也就能挣2万元左右。能撑起一家人的吃喝开销，把孩子养大成人，这几年儿子也娶了妻，为老叶生了个孙女儿，这一路走来，老叶不容易，但总算顺顺当当。如今老父亲88岁了，有老年痴呆，据说在客人面前都很清醒，就是不怎么买他的账。儿子前几年在县交警大队做协警，收入不高，一个多月前去了老挝，在一家公司里做网络管理，目前还没开工资。按去

之前说好的，应该能有8000多元的月收入。

为了守着老父亲，已经49岁的老叶只能继续待在山里，经营他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土种老茶园。在这一带，叶家组的茶算是出了名的好茶，但出产数量不多，买茶的人也都是县里的一些熟客，走不出县里，也就卖不上更好的价钱。这几年猪不太好养了，老叶又去养鸡，今年有两百多只，都放在自家的山场里散养着。屋后还有一箱土蜂，马上就要分出一箱，两箱加起来可能有100万只，立冬时就可以起蜂蜜。养蜂还在试验阶段，前两年都没养好，今年如果成功了，应该能有六七千块的收入。看到两个堂弟家养羊，老叶又动了养羊的心思，花两万块钱盖起了羊棚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条件许可的话还准备养几头小黄牛。不管怎么说，当了12年村民组长的老叶，是个有志气的人，2014年建档立卡时，他是全村26个村民小组中，唯一一个没有把自己报成贫困户的村民组长。据他说，村里还有比他更困难的人家，自己就没有必要去争了。

山里的规矩，贵客来了要杀鸡招待。老叶从自家养的走地鸡里，早早挑了一只精力好、跑得快的，用绳拴在狗笼旁边，笼里的狼狗大概对小伙伴鸡的命运不忿，一直在上蹿下跳、大声吠叫。看我们来了，老叶很利索地杀鸡放血，然后扔到塑料桶里盖上，等鸡扑腾不动了，再交给家里人处理，他来陪我们说话，手边还牵着小孙女。孩子奶奶这段时间都是天一亮就出去摘茶，通常要到晚上六点多才回来，今天有客人来，她四点多就回家帮忙做饭。

跟老叶说着话的时候，太阳慢慢落下去了，一轮暖黄色的光圈，在映山红的花瓣间逐渐收敛了光芒。老叶堂弟家养的羊，带了小羊羔闯进堂屋，要偷吃盆里晾着的茶草鲜叶，得人赶了才能出去。老叶家的老茶园，就在屋前的山坡上，崖壁上的藤开出一串串紫色的花。七十年的老茶树结下的茶籽，掉在垄与垄之间的沟里，长出了小茶苗，不去动它的话，再过几年就又长成了能收茶叶的树。

晚饭在祖堂里摆开圆桌，按方桌的规矩坐，这是山里人家招待贵宾的礼仪。吃饭的时候听说，今天还是老叶岳父的生日，为了接待我们，他们夫妻俩都没去，提前跟老人打了个招呼。这让我们很是过意不去，但在老叶这里，似乎没什么好犹豫的，事情就该这么做。这一桌饭，吃到月上山头、宾主尽欢。敬酒的时候，我叫他老叶，把他的哥叫做大哥，就像我是常来的客一样，不拿自己当外人。临走时我跟他说明，以后还会再来做客，是朋友，就该常来常往。



对视 佚名 摄

桃花时节桃花雨

红杨树

皖南，向来山光水色，每次去都能收获一份惊喜，这回也不例外。一个叫黄渡的地方，竟有连成片的两千亩桃林！更妙的是，去时天空正飘着丝线般的细雨。“柳叶乱飘千尺雨，桃花斜带一路烟。”这是我出发之前没有想到的。

夸父也没想到，逐日之拐杖会化作一片桃林，更没想到桃木剑握在道士手中就可以作法驱妖。文人墨客们却想过了头。“妩媚”尚不失桃花之本色，“妖艳”恐怕就说不过去了，能降妖除魔的桃树开出的花怎么会有妖邪之气？幸有崔护还其一个公道。

自人面桃花诗问世后，桃花与美人就再也分不开了。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，桃花最多只能开个十来天。于是，天可怜见，绵绵春雨化作谢幕之泪。

桃花难得，两千亩的桃花雨更难得，今生邂逅，来世不悔。

放眼望去，满园嫣红的桃林如同一块巨大的胭脂浸染着山野，又似一团浓厚的火云辉映着绿地。走进园内，一朵朵桃花缀满枝桠，怒放的，含苞的，都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幽幽的甜香。风雨中摇曳的花朵，平添出一份惹人怜爱的姿态。

一阵吹面不寒的杨柳风轻轻刮过，桃花便漫天飞舞起来，旋即落满一地残红。亦真亦幻的缥缈世界里透出一丝残忍，不禁有些异想天开——手中要是有一把花锄，说不定也会埋上几十朵。因为曹雪芹借那位葬花的女子之口打动过我们，“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于污淖陷渠沟”。然一帘幽梦也是梦，终究要醒来，大男人岂可如黛玉那般寻愁觅恨？

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。这首千古绝唱使得泾县桃花潭名扬天下。实际上，如许景象已随处可见。美丽乡村建设开展后，很多示范村被打造得移步皆景，早已成为厌倦现代城市单调而又压抑生活的人们的热选。在来黄渡的途中，一排排青砖黛瓦的徽派房屋掩映在雾气濛濛的山水之间，随手一拍，就是一幅烟雨江南，不过，最美的画面还是这片壮丽的桃园。

我不是诗人，但桃园里有诸多情人在雨中携手赏花，确实充满诗意。所以，想起来的还有《雨巷》——丁

香般的女子撑着油纸伞，脸上露出浅浅的哀伤，引来身着长衫的先生回眸凝望。而眼前的现实则是既动人又浪漫：不时有几对恋人共撑一把雨伞在桃林中漫步，姑娘没有忧伤，有的是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被桃花映衬得格外娇美的脸庞；先生搂住姑娘的肩膀，低语着地久天长……

说到诗还是要提李白，而提到李白又不能不说酒，斗酒诗百篇是这位老夫子的绝活。桃花酒便是采下春雨中的桃花泡制而成的佳酿。捡一些落红带回家泡酒，酒香之中有桃香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泡桃花酒的念头要拜金庸先生所赐。桃花岛主黄药师招待洪七公和欧阳锋时用的就是此酒。后来看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这部热播剧得知，桃花美酒中数泸州老窖产的“桃花醉”名头最响，剧中白浅姑姑每每爱不释手桃花醉酒，引得无数贪恋杯中物的人们纷纷效仿。百度后才明白，桃花酒的酿制其实很复杂，并非简单泡制。不过桃花茶没这么讲究，将桃花洗净晒干后即可泡茶。物尽其用，总好过葬入土中烂掉。我要是桃花，不会感谢黛玉，要感谢的是种下这片桃林的人，还有把桃花比作美人的崔护。

崔护与绛娘的故事是否属实已无从考证，不过，人面桃花诗却是实实在在的千古佳作。真实的还有眼前的桃花时节桃花雨，桃花雨中桃花红。

黄姓老翁为多少人摆过渡，我不得而知，我只知道这片桃林让我的灵魂摆渡了一回：

桃花，只要不凋谢，就会绽放真实的艳丽；桃花雨，只要不停，就一直洗涤着人世间的尘埃。若将前者看作桃花的风格，那么，后者就是桃花雨的品质——润物细无声，浇来百花香，提醒播种，喻晓年华。

人生应如桃花那样真诚，也应如桃花雨那样施恩。

雨停了，在桃花飞谢的世界里，我看到了池塘里的鱼儿在产籽，听到了水田里的青蛙在欢叫，还有叫得最响亮的布谷鸟……

这一切，都是一种催促，催促着农人要投入春耕大生产，也催促着我们要以桃花般的认真、桃花雨般的深邃投入工作之中。